

宋元通鑑

第四冊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2
3



宋元通鑑卷第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方正文庫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 起甲申至丁亥凡四年

太宗二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帝謂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亂之原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佚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命翰林學士宋白與李昉集



通鑑卷六 宋紀 太宗二

010190617292

李穆

諸文士纂輯文苑英華一千卷。丁卯，帝第前秦王
 廷美涪陵縣公，至房州憂悸成疾卒，年三十八，追封
 涪王，謚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廷美之得罪
 趙普為之也。癸酉，李穆卒。穆字孟雍，陽武人。周進
 士，為右拾遺。宋歷官參知政事。穆質厚忠恪，謹言慎
 行，所為純至，無有矯飾。卒年五十七。帝臨其喪，哭謂
 侍臣曰：穆國之良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
 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三月丁巳，塞滑州決
 河。帝作平河歌賜近臣。蠲水所及州縣今年租。是月，
 帝選守臣，得楊延慶等十餘人，命為知州。因謂宰相

蠲決河租

楊延慶

選牧

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
 守潁州，教化大行。境內多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
 善而天應之若此，況君天下者乎。夏四月乙酉，秦
 山父老，詣闕請封禪。羣臣三上表，帝許之。詔以十一
 月有事于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五
 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六月丁亥，詔求直言。遣
 使按察淮浙蜀廣獄。壬寅，詔罷封禪。知睦州田錫上
 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
 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
 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

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負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秋七月壬子改乾元殿爲朝元殿文明殿爲文德殿丹鳳門爲乾元門匭院爲登聞鼓院八月丁酉親祀太一宮是月河水溢淄州大水

陳搏

九月羣臣請上尊號不許冬十月甲申華山隱士陳搏入朝帝之即位也召搏入見待之甚厚至是自言經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帝謂宰臣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其

尹憲
曹光實

語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放還華山。知夏州尹憲與汝州團練使曹光實襲李繼遷於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免獲其母妻而還。戊戌，忠州錄事參軍卜元幹坐受賕枉法杖殺之。十一月丁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雍熙。初，帝將郊祀，秦再思上書願勿肆赦，因引諸葛亮相蜀數十年不赦之事以爲證。帝以問趙普，普對曰：「聖朝開創以來，具存彛訓，三年郊祀，即覃恩普，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備偏據一方，何足師法。帝從普言。癸酉，以浦城童子楊億爲祕書省正字。

秦再思

十二月壬辰，立德妃李氏爲皇后。后淄州刺史處耘之女。丙申，詔曰：王者賜醑推恩，與衆共樂，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嚴禋始畢，慶澤均行，宜令士庶共慶休明，可賜醑三日。至期，帝御丹鳳樓觀醑，召侍臣賜飲。自樓前至朱雀門，張樂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又集開封諸縣及諸軍樂人，列于通衢，音樂雜發，觀者溢道。遷市肆百貨於道之左右，召畿甸耆老，列坐樓下，賜以酒食。明日，宴羣臣于尚書省，獻歌詩頌賦者數千人。是月，封陳洪進

為岐國公、

二年春正月丙辰以德恭為左武衛大將軍判濟州封定安侯德隆為右武衛大將軍判沂州封長寧侯

曹光實死難

二月乙未夏州李繼遷誘殺汝州團練使曹光實遂襲銀州據之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疆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于是率眾攻麟州使人給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于葭蘆川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

兵盡起光實被害遂襲據銀州禁增置寺觀京城

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聞之惡其惑眾令配流惡處

仍毀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建置寺觀屋才十

數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閭閻藏隱姦弊耳詔天下

寺觀非籍所存無得建置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

兵討李繼遷三月己未親試禮部舉人賜梁顥及

第第一江南民飢許渡江自占夏四月乙亥朔

遣使賑諸州飢民及察官吏能否丙子宴羣臣于後

苑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風暄

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

以察吏為賑飢蓋實政也

從詞臣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已丑，殿前承旨王著坐賊棄市。五月，副將王侁擊李繼遷走之。初，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弋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強

王侁

似非真筆

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樗蒲。侁等因媒藥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為辭，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歿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代州刺史折羅遇，麟州諸番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弋遁去。

郭守文

時詔郭守文與侂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番，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番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秋七月庚申，詔諸道轉運使及長吏乘豐儲廩以防水旱。八月癸酉朔，遣使按問諸路刑獄，仍察官吏勤惰以聞。九月辛亥，廢楚王元佐為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歿，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待上宴，我獨不預，是弃

僞荒

宋琪相略

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于南宮。己巳，禁海賈。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遣使如高麗，時議伐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為所侵，命韓國華齎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遷延未即奉詔，國華屢移檄督之，得報發兵乃還。閏月癸未，太白入南斗。乙未，禁邕管殺人祭鬼及僧人置妻孥。冬十月辛丑朔，親錄京城繫囚，至日，近臣諫勞苦過甚，帝曰：「儻惠及無告，獄訟平允，不致枉濫，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十一月壬午，

韓國華

通鑑卷六 宋紀
狩近郊詔曰夫順時蒐狩禮有舊章非樂畋遊將獻
太廟久隳前制缺孰甚焉爰遵時令暫狩近郊既躬
獲禽用以薦俎其今月十一日畋獵親射所獲田禽
並付所司以備太廟四時薦享著爲令 十二月庚
子朔日食宋琪柴禹錫罷初詔廣宮城禹錫有別第
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帝不悅禹錫又陰結琪爲
琪請盧多遜舊第帝亦鄙之廣南轉運使王延範琪
妻高氏親也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復密奏之帝因
琪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禹錫未知其端盛言
延範強明忠幹帝意其交通不欲暴其狀詔琪詆諧

宋琪不終

無大臣體罷守刑部尚書降禹錫爲左驍衛大將軍
延範及其黨與皆伏誅 是月南康軍大雨雪厚三
尺江水冰合可勝重載

三年春正月庚辰夜漏一刻北方有赤氣如城至明
不散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伐
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
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
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於是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
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
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

李繼遷與契丹合

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雁門、戊戌、參知政事李圭上疏諫伐契丹、因固請解機務、帝許之、罷為禮部侍郎、二月、李繼遷降契丹、契丹以為定

李繼隆田重進破虜

難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三月癸酉、曹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取涿州、克之、殺其相賀正、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

米信血戰

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于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眾來拒、重進陣于東、勝負未決、命部將荆嗣出

荆嗣

譚延美

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刃敗甚眾、癸未、重進復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荆嗣以五百騎禦之、契丹兵二萬餘、力不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請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鬪、契丹兵見旗幟、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丁亥、潘美自西陁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庚寅、陳洪進卒、洪進字濟川、仙遊人、先為南唐清源軍節度

使江南平，洪進遂入覲。及帝即位，即以其地來歸，授武寧軍節度使。從平太原，封岐公。夏四月己酉，田重進戰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乙卯，田重進至蔚州，其牙校殺大將以城降。趙普上疏曰：「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荐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鬪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况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自前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蠱茲獯鬻，誠非我敵。蓋以本無禮義，復處窮荒，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聖王，

何疑何慮

置之度外，恣其處逐水州，實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興不急之師，頗涉無名之舉。臣嘗披載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餘，一賜觀覽，其失不遠。雖悔何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往殲兇醜，百餘萬之生聚，飛輓而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鼯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况得少之中，既難爲益，多失之外，復有他虞。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所

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于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早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于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獨獻言而阻衆正是鐘鳴漏盡之言蓋以暮景殘光所餘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此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寇臣復有萬全之策願達四聰之聽唯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惠綏疲羸使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四夷慕化殊方異俗相率來庭蠢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勞

兵將方勤
何謂師老

秦檜口吻

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爲萬全臣又思之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于偏聽貪功之輩專務傾邪意爲身謀豈思大計但欺君而是念實害政以自居事成則獲利于身未成則貽憂于國苟至于此爲之奈何昨來緣取幽州未審誰畫其策虛實之効悉已彰明望推其人寘之刑典庶昭聖德以厭羣情俾姦僞之心于茲知懼忠良同德皆務竭誠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往哲垂終尚聞屍諫微臣未死安敢面諛然知逆耳之言非是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祿厚才

非獨將也
宰相無謀
其精已銷
亡疆場何
能為

薄命輕將，酬國士之心，豈比衆人之報。投荒弃市，其
俟于顯誅，竊寵偷安，不寧于方寸，惟期至聖，曲照愚
衷，不報。五月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哥
戰于岐溝，敗績。初，諸將陞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
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
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
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
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
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
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

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
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
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
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
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
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
出者，且戰且却。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
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
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
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退。休哥因出

劉保勳死節

兵躡之戰于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變，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休哥請乘勝畧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為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于五臺，歿者數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

契丹耶律斜軫

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于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于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為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它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歿，上不之殺，

通鑑卷六
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
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
陳家谷口曰諸君幸于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
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
麾下陣于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
兵于路業至斜軫擁衆爲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
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
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
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
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

王侁不終

楊業子延
玉死戰

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
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
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
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歿焉業因
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
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歿業旣
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一父母妻子與我
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歿無一生
還者于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歿悉棄城走
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

張齊賢亦
不得辭答
所以出也

任除旻名、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
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
如此事否、六月戊戌朔、日食、甲辰、以御史中丞
辛仲甫參知政事、秋七月庚午、以曹彬違詔失律、
貶為右驍衛上將軍、崔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羣
臣列校死事及陷敵者、錄其子孫、初米信軍潰、獨李
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
為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為馬軍都虞候、知定州、丁
亥、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
者、時齊賢以言爭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

緣邊兵馬、癸巳、階州福津縣有大山飛來、自龍帝峽
壅江、水逆流壞民田數百里、八月丁酉朔、以王沔
張宏為樞密副使、辛亥、降潘美為檢校太保、贈楊業
太尉、大同軍節度使、九月戊寅、賜北征軍士陣亡
者家三月糧、冬十月庚申、以黎桓為靜海軍節度
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
丁氏由是遂亡、十一月丙戌、帝幸建隆觀、相國寺祈
雪、十二月乙未朔、大雨雪、宴羣臣玉華殿、壬寅、契
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眾南下、以耶律休哥為先鋒
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

將趨燕、休哥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于君子館。天方盛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爲後援，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歿之。先是，休哥諜給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哥據胡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鬪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

李敬源、楊重進死難

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且貽中國之害。壬子，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驛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還，乃

安見虜不可破請腐儒拭眼

李繼遷與契丹婚

通鑑卷六 宋紀 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筭以劉繼元為保康節度使李繼遷率五百騎款契丹境言願昏大國永作藩輔契丹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女號義成公主歸之扈蒙卒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晉天福中舉進士仕宋以工部尚書致仕自張昭竇儀卒典章儀注多蒙所刊定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典不殺

樂史

生有笑疾雖上前不自禁以孔維為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于籍田維起周禮至于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錄之以獻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為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下者邦國之重務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入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

通鑑卷六
宋紀
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至玄黃致斃之由鮮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蠶事甚無謂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况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于籍田是則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長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爲弊滋彰撓亂民豈遑寧渙汗絲綸所宜重慎上覽之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原再

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又郭璞云重蠶爲原今晚蠶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養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臣自縣歷官路見垆野之地官馬多死若非明援典故助其畜牧安敢妄有舉陳哉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謂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

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爲當。上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命殿中侍御史柳開使河北。開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纔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戰爭以來。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鄭宣。戶部員外郎趙載。司門員外郎劉墀。並爲如京使。左拾遺劉慶爲西京作坊使。

柳開

開爲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西延洞有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開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辨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爲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爲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如期。攜老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

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者。並釋不問。緣邊城堡備禦有勞者。具以名聞。錄死事文武官。

子孫蠲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改錢俶爲武勝軍節度封南陽國王俶久被疾詔免入辭將發四上表讓國王改封許王二月丁酉繕治河北諸州軍城隍三月庚辰詔申嚴考績夏四月癸巳張宏罷以趙昌言爲樞密副使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備位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邊事乃罷宏左遷御史中丞而以昌言代之

王侁曰御史之職在觸邪中丞之位號執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得言之其責豈不重哉而使循默之人充其位可乎

募兵

李惟清

乙未詔諸州郡暑月五日一滌囹圄給飲漿病者令醫治小罪即斷之如開寶之令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于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鬥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五月丙寅遣使市馬于諸路國子博士李覺上言乞於軍伍中取牝馬而孳息之增畜駒將卒之月給俟其納馬即止是貨不出中國而馬增倍矣

馬政

李覺

免通之令
歲下而實
無經久足
國之計所
以弱而貧
也

由是牧馬頗蕃、以李繼捧為崇信軍節度使、李繼
遷數寇邊、或疑繼捧洩朝中事於繼遷、乃出之崇信。
徙其弟克憲為道州防禦使、遣克文歸博州。六月、
鄜州獻馬、前足如牛。秋七月、置三班院。八月庚
子、免諸州吏所逋京倉米二十六萬七千石。九月
癸亥、授醫術人藝業。冬十一月庚辰、詔以實數給
百官俸。

宋元通鑑卷第六

宋元通鑑卷第七

明賜進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

起戊子至己丑
凡二年

太宗三

得其六則
名可無改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大赦、改元、除十惡
官吏犯賊者不赦、禁用酷刑。二月乙未、改補闕拾
遺為司諫、正言、舊制臺諫有名而不得行其職、帝以
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庚子、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昉罷、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

果若人言
亦可罷也

普之再相
得無以善
料契丹耶
過矣耻矣

大言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為

王禹偁

太保兼侍中帝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法度舉賢能明賞罰弭愛憎何憂不治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為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以王禹偁為右拾遺禹偁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庭未寧訪羣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為強盛肆行

通鑑卷七十一
宋紀
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邪。蓋漢文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爾。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罷小臣。訶邏邊事。行間諜。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犄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

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庚子。改封錢俶爲鄧王。以王沔叅知政事。張宏爲樞密副使。楊守一僉書樞密院事。三月甲戌。樞密副使趙昌言罷。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右正言梁顥善。日夕會語。翟穎旣訟罷李昉。與旦益相得。穎益肆誕。毀斥時政。上書自薦。且歷舉所善數十人爲公輔。令昌言爲內應。事覺。穎流海島。貶昌言爲行軍司馬。象輿團練副使。旦儼穎皆司戶叅軍。夏四月丁

王化基

亥賜京城高年帛。華山隱士陳搏卒，搏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憇焉。石室成，搏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畧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某月日化形于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著指玄篇八十一章。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

李至

梁周翰
李宗諤

皆預焉。虞部郎中張昉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梁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德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對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辛未，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復請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

普又誤邊事

通鑑卷七十一
先紀
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

呂中曰、保忠之再入夏臺故地、趙普之謀也、後保忠反、與保吉合、大爲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兵權、而不能知趙保忠之不可復歸其州邪、內侍侯莫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進鄭州團練使、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倣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旣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渟而踏、及出渟、易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

此舉強人意

者快之、閏月乙未、賜諸州高年爵、壬寅、親試禮部進士及下第舉人、時翰林學士宋白爲考官、多致物議、退白所取二十八人、帝因覆試、取下第者八百餘人、六月丁丑、親試進士諸科舉人、秋七月丙子、除西川諸州鹽禁、八月戊寅、錢俶生辰、帝賜燕、是夕暴卒、追封秦國王、謚忠懿、張洎時判考功、爲覆狀、經尚書省集議、張佖奏駁曰、按考功覆狀一句云、亢龍無悔、實非臣子宜言者、况錢俶生長島夷、夙爲荒服、未嘗畧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位不可爲亢、其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書、以詰洎對

對曰竊以故秦國王明德茂勳格于天壤處崇高之富貴絕纖介之譏嫌太常禮院稽其功行定茲嘉謚考功詳覆之際率遵至公故其議狀云茲所謂受寵若驚居亢無悔者也謹按易軋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體爲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慎守免禮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

商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說祈國公碑云一無日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况考功狀內止稱云受寵若驚居亢無悔即本無亢龍無悔之語斯蓋張泌擅改公奏罔冒天聰請以元狀看詳反坐其人以懲姦妄俄下詔曰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泌學識甚淺敷陳失實尚示矜容免其黜降可罰一月俸命中使護俶喪葬洛陽自鏐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至俶世有吳越而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者四十年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者三十五年旣以地歸朝四徙大國時人以爲窮奢極欲富貴之盛近代無比庚辰帝視國子監學官李覺講周易賜帛百匹九月乙酉楊守一卒守一洛陽人事帝于晉邸累遷翰林僉樞無他才術適會時機列職通顯冬十月癸未詔罷游獵五坊所畜鷹犬諸州毋再獻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聽縱兵四面攻之城破乃降遂進攻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殆盡十一月契丹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

契丹貢舉

陷之己丑郭守文破契丹于唐河十二月辛未以夏州蕃落使李繼遷爲銀州刺史充洛苑使是契丹初置貢舉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癸巳詔議北伐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爲契丹所有旣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于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今大軍

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浹旬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帝嘉納之。二月壬子朔。以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亦罷。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

廟筭不一

何承矩

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期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闔。即播爲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強。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繆。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

水有宿師
數年不行
屯田而可
以者

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帝嘉納之屬霖雨
為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故
事以折衆論務在必行又言宜破庸人之論因積潦蓄為陂塘大
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
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
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
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
邊屯田使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
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與堰六
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

黃懋

陳堯叟

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
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穗數
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堯蒲蜃蛤之饒民賴其
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穎
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
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
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
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
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
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

屯政不修
水利不舉
而安石別
擬富國紛
紛擾民何
居

通鑑卷七
宋紀
太宗三
七

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旣修。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癸丑。詔錄將校官吏子孫士卒。廩給其家。癸亥。作方田。戊辰。以國子監爲國子學。三月壬寅。親試禮部舉人。召王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詩不踰月徧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夏四月。

丁巳。置富順監。辛未。幸趙普第視疾。五月戊戌。以旱慮囚。遣使分往諸路決獄。秋七月甲申。以知代州張齊賢爲樞密副使。張遜僉書樞密院事。齊賢復入樞密。趙普薦之也。戊子。彗出東井。司天言妖星爲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正殿減常膳。八月丙辰。大赦。癸亥。詔作開寶寺舍利塔。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帝亦不怒。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

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
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
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
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
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
豈可泯然而歿為胡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令
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
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
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眾皆驚
潰休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

眾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
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冬十月辛未以
歲旱彗星見詔曰朕以身為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
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稼穡之艱難
恤物安人以祈玄佑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
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
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左司諫知
制誥王禹偁上言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
飢饑饑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飢則盡無祿廩食而已
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飢可憂望下詔

愛其詩詞
惡其侃論
亦偏矣

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俸最薄亦願首減俸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賊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歲餘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昭文館丐外任以便奉養得知單州十二月辛亥置三司都磨勘官羣臣上尊號帝下詔卻去之翌日呂蒙正等奏事長春殿進曰陛下神功聖德輝映今古尊號止可增益忽奉詔省去內外無不驚駭帝曰只如皇帝二字亦不當兼稱此起自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止欲稱王以諸子封王有所妨礙朕志先定勿煩再奏

宋元通鑑卷第七

宋元通鑑卷第八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 起庚寅至甲午凡五年

太宗四

溢恩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内外文武官並加勳階爵邑改乾明節為壽寧節 戊子趙普罷普自再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帝不得已授太保兼中書令西京留守 二月丁未朔除江南兩浙淮西嶺南

諸州漁禁

已酉置昭文史館集賢院于禁中因唐

制也大學士監修國史皆以宰相兼之三月乙未

幸西京留守趙普第視疾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

陳競粟競陳宜都王俶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

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媯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

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其一牢食一犬不

至羣犬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

徭役至競子姪益眾常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

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五月甲午詔給致仕官半

俸鑄淳化元寶錢帝親書錢文製作真草行三體自

陳競

粟義門

是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為文六月丙午罷中元

下元張燈庚午太白晝見秋七月丁丑太白復見

是月吉洪江蘄河陽隴城大水開封陳留封丘酸棗

鄆陵大旱賜今年田租之半京師貴糴遣使開廩減

價分糶八月乙巳毀左藏庫金銀器皿已巳禁川

峽嶺南湖南殺人祀鬼州縣察捕募告者賞之九

月辛巳熒惑入太微垣冬十月乙巳熒惑陵左執

法乙丑知白州蔣元振知須城縣姚益恭並以清幹

聞下詔褒諭賜粟帛十一月戊戌太白晝見十

二月辛酉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並下中

救荒

禁淫祀

吏治

蔣元振
姚益恭

如盜殺越
販捕博皆
斬不得中
甚矣

書樞密三司申覆頒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
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
下者可不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
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内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
甚眾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
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
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
日與卿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
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是歲契丹封李繼遷為
夏王

陳恕

二年春正月丙戌熒惑犯房乙丑詔陝西諸州長吏
設法招誘流亡復業者計口貸粟二月癸丑監察御
史祖吉坐知晉州日為姦賊棄市閏月辛未朔日
食己丑詔開封府捕京城捕博犯者斬匿不以聞與
同罪三月乙丑辛仲甫罷知陳州己巳以歲旱蝗
禱雨弗應手詔宰相呂蒙正等朕將自焚以答天譴
明日雨蝗盡歿夏四月庚午罷端州貢硯辛巳
張宏罷以張齊賢陳恕並參知政事張遜温仲舒寇
準並為樞密副使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
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

知人

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第。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于是切責沔。而以準為可大任。遂有是命。時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將以杜私情。詔從之。左正言謝泌上言曰。伏觀

帝由是益輕大臣

顧其人何如耳禹偁未可非也

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曰。外則疎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今陛下囊括宇宙。總攬英豪。朝廷未必然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帝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五月庚子。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丙辰。以謝泌為左司諫。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為右正言。

通鑑卷八
宋紀
太宗四

通鑑卷八
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季孟昌圖者，朝疏諫而夕去位，鑒於前代，致亂宜矣。」帝動容久之。六月乙酉，汴水決浚儀縣，帝親督衛士塞之。是月，潘美卒。美字仲詢，大名人。周世宗時爲供奉官，宋太祖與美素厚，陳橋舉事，命美先往見執政論旨中外，馴至貴顯。卒年六十七，謚武惠。秋七月己亥，詔陝西緣邊諸州飢民鬻子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贖之。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

起手大失
真

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保忠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素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遷歸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爲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八月己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九月丁酉，王沔陳恕罷。己亥，呂蒙正罷。蒙正爲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于沔。沔聰察

鄉原套

相與相不協而君相疑

敏辨有適時材然性苛刻少誠謁見者必啗以甘言
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協
及二人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
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於本
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沔喜即奏行之司
諫謝泌疏駁之帝追還前詔至是罷沔沔見帝涕泣
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鬢皆白時帝怒戶部使樊知古
所部不治恕聞密以語之覲其修舉知古訴于帝帝
怒恕漏言亦罷度支判官宋沆伏閣奏疏請立太子
詞意狂妄帝怒貶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

慚

宋沆

用人

為吏部尚書時三日間連罷三相因有奏毀者帝語
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沔甚明敏毀者慙而止蒙正嘗
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若何諸子曰但事權多為同
列所分蒙正曰協恭和衷宰相事也我平生無它能
唯善用人耳蒙正囊置一冊每四方人遷替謁見必
問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急切用人取之囊中一時文
武百官多稱職者以此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
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初黃中再典貢部多拔寒峻
及掌吏部選除擬精當沆嘗侍曲宴上目送之曰風
度端凝真貴人也至是並拜癸卯王顯以失誤護

賈黃中

李沆

王顯

短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徙知延州。時夏臺益部寇擾，顯上疏曰：「間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願修職貢。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內附，示以德信，伸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為患哉？至若蜀寇未平，神人共憤，謂宜申飭將帥，速期蕩平，既免老師以費財，且防事久則生變。又况邛蜀物產殷富，其間士卒驕怠，遲留顧戀，寔兼有之。」

莫若勿憚往來，潛為更代，既可均其勞逸，抑可免於遷延。至於河北關防，所當加謹者，誠以國家方事西南，密謀興舉，若分中朝之勢力，則長外寇之姦謀矣。時制沿邊糧斛，不許過河西、河西、青鹽，不得過界販鬻。犯者不以多少處斬。顯請犯多者依法，自餘別為科斷，以差其罪。章上未報，移知秦州。甲辰，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自此始。冬十月，趙保忠叛降于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女真請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貢。遂屬契丹。十一月，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先是翰

女真屬契丹

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為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為學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十二月乙亥賜秦州童子譚孺卿本科出身癸未劉繼元卒追封彭城郡王太子中允和嶠上言兄峴嘗於乾德中約唐志故事請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六變之象每變各有樂章歌詠太祖功業今觀來歲正會之儀登歌五瑞之曲已從改製則

文武二舞亦當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謂文德也漢史有威加海內之歌謂武功也望改殿庭舊用玄德升聞之舞為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為威加海內之舞其舞六變一變象登臺講武二變象漳泉奉土三變象杭越來朝四變象克殄并汾五變象肅清銀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章各一首詔可

三年春正月乙卯京師雨土占曰小人叛自後李順盜據益州終宋世屢有此異二月乙丑朔日食三月乙未朔以趙普為太師封魏國公戊戌親試禮

薛奎

部舉人是科得薛奎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
印頒天下。夏四月癸未上作刑政稼穡詩賜近臣
五月丁未戶部郎中田錫殿中丞郭渭坐稽留刑
獄並責州團練副使不署州事。夏六月辛卯置常
平倉于京師先是旱蝗遣使決諸州獄至是雨蝗盡
殮京畿穀賤帝遣使增價糴貯之俟歲飢則減價糴
名曰常平倉遂為永制。秋七月己酉趙普卒普字
則平幽州薊人徙洛陽在周為軍事判官移鎮宋州
迨宋以佐命功歷拜相帝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
咨決焉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追封真定王謚忠

常平倉

錄諫

神放
放母

憲帝撰神道碑親為八分書以賜之普性深沉有岍
谷多忌刻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勸以讀書
每歸私第取論語讀之微言與義雖非其所知而臨
政處裁亦粗得其大畧詔配享太祖廟廷乃擬之為
呂望蕭何夫太公王者之佐固非普所敢倫然太宗
構涪陵之獄普寔贊之此蓋生于患得患失之心亦
蕭相國所不為也。帝嘗御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
一漆函帝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
疏也。已而愴然。八月戊辰以秘閣成賜近臣宴
壬申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放洛陽人隱居終南以

宋惟幹

講習爲業、從學者衆、資以養母、母亦能樂道、薄滋味、放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有蒙書及嗣禹說、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弃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九月乙卯、羣臣請上尊號、凡五表終不許、冬十月、始置京朝幕職、詔州縣官考課、并校三班殿最、十一月己未、禁兩浙諸州巫師、闍婆國來貢、闍婆遠在南海中、自宋元嘉中

入山不深、媿此母矣、况變節乎

梁鼎

朝貢中國、後絕不通、至是其王穆羅茶遣陁湛來貢、以李沈爲給事中、叅知政事、契丹伐高麗、四年春正月庚寅朔、享太室、辛卯、祀天地于圜丘、二月己未朔、日食、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梁鼎上言曰、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乃堯舜氏所以得賢人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可見、至于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厲、績効著聞、五代兵革相繼、禮法凌夷、顧惟考課之文、

課吏

祗拘州縣之輩黜陟既異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
 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畧蔑聞者任
 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寢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荐
 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繼
 二聖之不圖為億兆之司牧念百官之未乂思四海
 之未康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
 受其賜矣於是改磨勘院為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
 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乙丑交州黎桓遣
 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以
 桓為靜海節度使封交阯郡王尋進封南平王 丙

銅必貴於天下

錢若水

戊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
 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
 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
 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小波因聚眾
 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
 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
 其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 三月
 壬子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己卯詔諸司奉行公事
 不得輒稱聖旨 五月戊申罷鹽鐵戶部度支等使
 置三司使 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帝謂侍臣

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六月丙寅。張齊賢罷。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婭。嘗為其同僚。王延德求補郡。沆言于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沆為證。即自引咎。遂罷。壬申。張遜寇。準罷。以柴禹錫知樞密

愛惜大人
材

院事。呂端叅知政事。劉昌言同知樞密院事。遜素與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轡晚歸。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街使王賓與遜雅相厚。因奏民迎準呼萬歲。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因互發其私。帝惡之。乃左降遜為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準既罷。帝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秋七月戊戌。置諸路茶鹽制置使。翰林學士蘇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歌罷。小黃門密奏焉。帝召問之。易簡曰。江南徐

向敏中
張詠

邈所造者即取至便殿帝親試之嗟賞再三易簡進
 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
 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帝納之八月丙辰朔日
 食癸酉以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二司舊
 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隸門下主視
 章奏案牘以稽出入蓋給事中之職也向敏中在
 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其
 門外車廂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
 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
 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迨至明日必執我詣縣矣

鞠獄

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管井則婦人
 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
 婦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
 與俱亡忽為人所殺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
 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讞府
 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
 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歿無可言者敏中
 固問之僧乃以實對因密使吏人訪其賊吏食於村
 店店有老嫗聞吏自府中來乃潛問之曰僧某者其
 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歿于市矣嫗歎息曰今

詰責亦不可少

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甲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賊。一府以爲神。九月，大水，河決澶州。冬十月辛未，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罷。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穎、宋亳間盜賊並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罪由公府，切責昉等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莩乎？昉等慚懼，拜伏，遂並罷之。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蒙正嘗因

蘇易簡不終

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潛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欵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辯有才畧，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埃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閏月己酉，以陳恕爲三司總計使。時已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

激變

張玘

使始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為左計，西為右計，恕為總計使，魏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周太后符氏卒，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困趙保吉。保吉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為所敗。十一月癸酉，還隴西州，所獻白鷹。十二月戊申，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歿。

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陷邛州、永康軍，眾至數十萬。書不刺，其後左建武。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己未，陷彭州。己巳，陷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甲戌，遣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為陝路轉運使。趙保吉徙綏州，民于平夏。部將高文岷等因眾不樂，反攻敗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以李繼隆

張榮

爲河西都部署，帥師討之。時京西兩浙飢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所在官司皆坐以強盜，弃市。知蔡州張榮獨取爲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餽糧以圖活命，爾宜悉從末減，不可與強盜同科。由是全活者甚衆。宋亳數州牛疫，歿者過半，官借錢令就江淮市牛，未至屬時雨霑足，帝慮其耕稼失時，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運以人力，即分命秘書丞陳堯叟，即其州依式製造給民。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寇劔門，上官

救時愛民之言非法之平也

武允成

上官正

宿翰

正爲劔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大敗之，斬馘幾盡，餘衆三百奔還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爲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爲城守計，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至是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顛來援，賊乃潰去。三月乙

張雍

石智顛

趙光嗣

亥李繼隆入夏州趙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妻
 子女僻于野外乃上言與保吉解怨獻馬五十匹乞
 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歷境保吉
 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眾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
 還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
 執保忠送汴保吉遁去夏四月甲申削趙保吉所
 賜姓名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
 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為關右之患若遂
 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于綏銀丙戌置
 起居院初宋琪李昉同建議復時政記右諫議大夫

墮夏州城

曹習

秦傳序死節

張泌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為起居注與時政
 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上嘉之乃置院于禁
 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
 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以國子學復為國子
 監己亥王繼恩師過綿州賊潰走追殺及溺死者
 甚眾庚子復緜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闐巴蓬劔
 等州五月丁巳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眾斬首三
 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
 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歿之丙寅河西
 行營送趙保忠至闕下帝詰責而釋之責授右千牛

通鑑卷八
宋紀
衛上將軍封宥罪侯。己巳，以雷有終知成都府。辛未，降成都府爲益州。丙子，磔李順等八人于鳳翔市。六月戊申，高麗數爲契丹侵掠，乞師伐之。帝以北邊甫寧，不欲爲外夷開隙，詔撫諭之。自是不復入貢。秋七月乙亥，李繼遷遣使貢馬謝罪，又遣第延信入覲，言違叛事出保忠。帝召見慰諭之，命錢若水草詔賜之，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帝以爲當。八月甲午，以王繼恩爲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

絕高麗

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辛丑，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起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

張詠定亂

美哉俗
張及
李畋
張遠

知人
任人

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
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
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
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遠者皆有學
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
是知勸。民有謀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
之。蜀人刻為戒。民集。風俗為之敦厚。先是城中屯兵
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
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
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

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癸卯。以叅知政事趙昌
言為川峽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眾。士無鬪
志。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
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畫攻取
之策。帝喜。命昌言為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自繼恩
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
兵入蜀。恐後難制。乃詔昌言駐鳳翔。時昌言已至鳳
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不復進。尋罷知鳳翔府。上
官正復雲安軍。先是李順黨張餘賊眾攻夔州。白繼
贊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上官正

白繼贊

張旦

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為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于雲安軍復其城九月乙未罷權酤自國初以來諸州置酒務官釀官得利無幾而味醜惡帝知之詔募民自釀而輸官錢辛酉遣使分行宋亳陳潁泗壽鄧蔡等州按行民田被水及種蒔不及者並蠲其租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寇準自青州召為左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

馮拯

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真萬世法也

乙亥以寇準參知政事冬十月庚辰西川行營指揮使張嶙殺其將王文壽以叛遣使招撫其眾遂共斬嶙首以降十一月丙寅帝視國子監直講孫奭

孫奭

通鑑卷八
宋紀
講尚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邪。因咨嗟久之。賜以緋魚束帛。十二月戊寅朔。日食。是日陰雪。羣臣以不食稱賀。辛丑。罷總計使。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以陳恕爲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

宋太初

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形誚讓。恕踧踖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愨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是年。契丹行大明歷。可汗州刺史賈俊所造也。

<p>又... 太宗</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宋元通鑑卷第八 歌... 宋... 太宗... 十八...

